



Yasuhiko
Nishizawa

人格转移
杀人事件

人格転移の殺人

西泽保彦

人格转移杀人事件

(日) 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JINKAKUTENI NO SATSUJIN

© YASUHIKO NISHIZAW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格转移杀人事件 / (日) 西泽保彦著; 王静怡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33-0786-4

I. ①人… II. ①西…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4030号



谢刚 主持

人格转移杀人事件

(日) 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策划统筹: 褚盟

责任编辑: 王萌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2千字

版次: 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786-4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第一章 Flash Back (过去)
33	第二章 Shake Down (倾颓)
68	第三章 Turn Over (回转)
100	第四章 Cut Off (乖离)
136	第五章 Crack Up (狂乱)
172	第六章 Feed Back (修正)
206	第七章 Settle Down (调停)
220	第八章 Flip Over (逆转)
249	后记

第一章 Flash Back (过去)

一九七 ×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一点。

加利福尼亚州 S 市通往郊外的一条新铺的公路上，行驶着一台泛着油亮光泽的林肯黑色大陆豪华轿车。

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宛如海洋般平展着，但近几年来，农田里似乎未曾进行农耕作业。原本栽种柳橙的广大土地，如今却沉淀在荒凉的气氛之中。在这片称“荒野”比“农田”更为贴切的大平原上，宛若崭新铅笔般细长的轿车仿佛漫无目的般奔驰着。

当然，目的地是存在的。在那无垠的荒野地平线上，终于出现了貌似建筑的物体。悄然伫立于荒野中的近代风格的建筑，与周围的景色显得格格不入，而早在它看起来还是火柴盒大小时，第一个检查站便已经出现了。

检查站中有数名手持自动步枪的军警待命，豪华轿车需要在此接受第一次安检。车上的所有乘客都要对照 ID 卡、确认行程表并检查身体，待这些既定手续完成之后才能通过。然而，此刻就放下心来，还未时尚早。

要进入这座美国总统直接管辖的设施——通称“第二都市 (Second City)”——的领地内，无论身份再怎么显赫的达官贵人，也都要再接受两次安检。被迫走下司机驾驶的黑色轿车、交出私人物品自是毋庸赘言，还得在密不透风的检查站中接受冗长而无礼的彻底检查，以确认身体内没有隐藏任何异物。

“简直愚蠢到家！”

在接受了不宜详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侵犯人权的二重及三重安检、接着又被迫换上设施专用作业服、好不容易才踏进“第二都市”内的丹尼尔·艾克洛伊德博士，不禁吐出了这句怨怼之词。

他的年纪在四十岁左右，有着一头浅灰色的卷发以及如激光般锐利的眼神，脸上的鹰钩鼻仿佛能独力打开笨重的门扉，在那美式足球选手也自愧不如的壮硕的身体上，安着一张适合饰演电影中吸血鬼角色的脸孔，轮廓鲜明而具有魄力。或许可以说，他正是“魁梧奇伟”四个字的体现，但若要以更通俗的说法来形容，便是“怎么也不像个社会心理学家”。事实上，艾克洛伊德博士原本是怀着当精神科医生或开设儿童心理咨询中心的梦想，才踏入这个领域的，但怪物般的容貌令他难以圆梦。

“噢？您刚才说什么？”搭乘同一辆车的男子带着责难的语气问道，“A 博士？”

那是个还不到三十岁的白人男子，有着一头媲美女人的柔亮金发。他的眼角下垂，脸上总带着一种轻薄的微笑，因此虽然眉清目

秀，但离“英俊”二字仍差一步。虽然他也有着摔跤手般的强壮体格，不过和阿克洛伊德博士一比，毕竟表情上的威严有所不如，所以魄力上也输了一截。

“我说简直愚蠢到家！”

“莫非……”年轻男子的眼角更加下垂，仿佛对阿克洛伊德博士的耿耿于怀嗤之以鼻，“您是指身体检查？”

“你似乎不这么想嘛，戴夫。”将附有照片的特别 ID 卡别在作业服胸口后，阿克洛伊德博士便快步地走进设施中，“还有，我说过很多次了吧？别叫我 A 博士！”

“对不起，丹尼。”

“什么‘丹尼’？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儿时玩伴啦，啊？”

“我说啊，您到底对哪件事不满呀？”那个名叫戴夫的男子连忙跟上阿克洛伊德博士，却仍不改一脸轻浮的表情。“不过是屁眼儿被‘清扫’了一顿而已，这不是老规矩了吗？”

“世风日下啊！假如你是我儿子，我早拿块香皂洗你那张嘴了。这是现代年轻人的风气吗？在人前竟然若无其事地使用‘屁眼儿’这种词。”

“时代总是在变嘛！哪能有什么理由呢？A……”他原本想接上“博士”两字，却连忙闭上了嘴。这个 A 字，代表的自然是阿克洛伊德（Ackroyd）的 A 了。“道理很简单，事关我国的最高机密，哪能顾虑羞耻心？假如要计较这些，那女性成员该怎么办？像宾荷斯特小姐还不是——”

“别说了，我不想听。”阿克洛伊德博士捂住耳朵，仰天长叹，“你怎么能详细描述那种事？难道你偷窥金吉尔的身体检查过程……”

“您这说的什么话！我身为警卫之一，当然有这些知识了。话说在前头，这对我来说只是单纯的工作，我可不像丹尼，会一边浏览宾荷斯特小姐的身体检查项目，一边做些下流的想象。”

“别叫我丹尼！”

“难道博士和宾荷斯特小姐就是儿时玩伴吗？”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会再叫她金吉尔了。总之啊，我不满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我昨天才刚出去，今天又得再接受一次那种拖泥带水的检查？我当然明白为了警备需要进行严密的检查，但多少可以变通一下吧？变通！”

“具体来说，该怎么变通呢？”

“比方说，对熟人孔的检查项目可以免除几项之类的。”

“要是那么做，过不了多久，这里就变成间谍的巢穴啦！您忘记了吗？即使做了层层检查，去年仍有某国间谍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还带着针孔相机呢！”

“我记得，那个来路复杂的家伙嘛！本来以为他是 KGB^①，没想到还是 MI6^② 的双重间谍。”

“不是 MI6，是 SIS^③。”

“有什么差别？”

“当然有，虽然同属英国……”戴夫本想说明军事谍报部门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差异，却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突然想起去年也曾对眼前这个男人做过相同的说明。“唉，其实也差不多啦！”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艾克洛伊德博士与 CIA^④ 的情报员戴

① 即克格勃。

② 即英国陆军情报六局。

③ 即英国秘密情报局。

④ 即美国中央情报局。

夫·威尔逊同行于“第二都市”错综复杂的道路上，进入了中央区域。

平时的中央区域里，总有许多身穿作业服的研究人员和保安往来频繁，但现在出奇安静。平时总固守在仪器及荧幕前的职员们也几乎不见踪影。这是因为包含中央政府在内的各政府机关都已进入圣诞假期之故。

事实上，艾克洛伊德博士也早已进入假期。为了和家人一起度过圣诞节及新年，他昨天才搭乘最早班的飞机前往缅因州，与弟弟一家团聚。正当他们热闹地围着香槟、炸鸡及蛋糕团圆时，半夜却来了道召集令，要他立刻回到“第二都市”来。

他只听说在试验员的身上有了重大发现，但反正也不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当然也有可能发生了大事，只是对艾克洛伊德博士而言，是不是大事都毫无分别。他从一开始便心知肚明，这座“第二都市”的功能绝非人类所能控制。

虽然如此，身为泱泱大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却是不到黄河不死心，至今仍深信能将“第二都市”的功能应用于军事及谍报活动上。他们也该掂掂自己有几两重吧？艾克洛伊德博士苦闷地想道。

没错，这肯定是个阴谋。本来这个时刻，艾克洛伊德博士应该正烹制他拿手的鸡肉，以备隔天平安夜的到来。他可以在做菜的闲暇之余喝杯啤酒，与年幼的侄子及侄女一起玩大富翁，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啊！但是所有的乐趣全在一瞬间化为了泡影，只为了一通电话，他就必须多受一次罪，通过那一连串令人不快的身体检查。真是岂有此理！

这是阴谋，全都是 CIA 的阴谋。当然，参与这个“第二都市”计划的，并不只是 CIA；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及联邦调查局……个个都掺了一脚，说是

美国总动员也不夸张。

这也难怪。通过中央区域时，艾克洛伊德博士的视线刻意避开了一如往常般映入眼帘的圆筒形“入口”，朝着“宿舍”前进。

从“入口”走下楼梯抵达地下后，便是关键的“第二都市”——正式名称为“对换圆 (Switch Circle)”，将其开头两个字母 SC 替换成其他词汇而成的“第二都市”，便是计划名称的由来。

“对换圆”——这个伸展于地下的“房间”正如其名，是个圆形的、约八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当然，它不光是个圆形空间，还是由某种超越人类智慧的不可思议的“力场”所支配的“房间”。

它究竟是何时现身加州地下的，究竟是谁创造出来的，无人知晓。八成是外星人——这是这个计划的相关人士心照不宣的共同看法。

事实上，假如不拿出外星人这种荒诞不经且模棱两可的概念来，实在无法说明这个“房间”的谜团——将人类的人格与肉体分离并互相对换的功能之谜。

假设这里有白人 A 及黑人 B，让他们两人同时进入“房间”，这样一来，A 与 B 将会不由自主地被一种称为“隔离墙”的屏障自动分离至房间的尾端及前方。

分离时，两人的人格业已互相对换；换句话说，白人 A 的肉体中装着黑人 B 的“心”，而黑人 B 的肉体中则装有白人 A 的“心”。

宛如更换衣服一般将同一个人格轮流替换至数个身体——任谁都会认为，倘若人类能自由自在地操纵这个功能，将会拓展出无限的可能性。以制伏恐怖分子为例，假设飞机被劫持，只需将劫机犯的“人格”替换到地面上其他人的身体之中，再将无害的检察官的“人格”送入劫机犯的体内即可。如此一来，根本无须劳烦三角洲特

种部队的大驾，便能在一瞬间解决案件。

当然，若是使用在不良用途上，这也将成为无可匹敌的可怕武器。这种人格交换的秘密绝不能落到他国手中，只能交由世界的警察、正义的我国——美利坚合众国来加以掌控及运用，这也是为了全人类的永久和平着想。

以上即是英系白人帝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的支配性观点。当然，要怎么想是他们的自由，无论那些道德多数派要如何自恋地认为只有美国拥有和平利用此功能的理性与技术，或是错以为只要是由美国执行，即使将 CIA 间谍与苏联总书记的人格对换的话，也并非“不良用途”，而是和平运用。

不过，让艾克洛伊德博士来评论的话，这种观点实在是“可笑至极”。对假想敌保守这个秘密根本没有意义，倒不如索性对全世界公开展览算了。因为这种功能绝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

倘若美国能解开人格交换之谜并加以自由操控的话，那么苏联科学家们自然也办得到。假如这玩意儿是区区人类所能应付的，那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守不守密，到头来还不是一样？

无聊透顶。说穿了，艾克洛伊德博士对于这些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屑一顾；对他而言，必须为了这种无聊的计划而牺牲自己的圣诞假期和特制炸鸡，才是最令他无法容忍的事。

这是阴谋！艾克洛伊德博士在内心咒骂道。这绝对是 CIA 的阴谋，为了夺走我短暂的安乐时光而设下的阴谋诡计！

如前所述，即使艾克洛伊德博士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他也深知参与“第二都市”计划的政府机关并非只有 CIA。然而，他对这个组织实在深恶痛绝，深信那是万恶的根源。

无论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还是国家在越战陷入窘境，全都是

CIA 的错。冷战肯定也是按照那帮人写下的剧本来走的，说不定水门事件发生时，他们还在暗地里偷笑呢！这些话听在他人耳中，恐怕要失声大笑，说他妄想过度。但艾克洛伊德博士对于 CIA 的成见便是如此深厚，反正全是 CIA 的错，就连自己高中毕业舞会时邀请那个红发女孩被拒，也都是他们的阴谋。

博士对 CIA 如此深恶痛绝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姐夫的伯父，正是现任 CIA 长官。那人是个有些漫画式的美国梦信奉者，深信唯有自哈佛大学毕业并当上美国总统，才能证明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也才不枉此生。事实上，他似乎真的打算在 CIA 退休后，出马竞选总统。

当然，他想做什么尽可放手去做。即使公开宣称哈佛以外都不配称为大学、瞧不起其他大学出身的自己，也无所谓。艾克洛伊德博士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别硬要我参加这种无聊的计划！”

对艾克洛伊德博士而言，在乡下的小型大学当个讲师、悠闲过活，就已经够幸福了。那人却摆出一副施恩于人的态度，仿佛自己施舍了这个没出息的亲戚一件大差事般，真教人受不了。

尤其是还有戴夫的存在。就立场上而言，艾克洛伊德博士算是这个计划的现场负责人，因此不同于其他研究员，有专属警卫随侍在侧；而担当这个任务的，便是年轻的 CIA 情报员戴夫·威尔逊。

这个名叫戴夫的男人不知是否明白艾克洛伊德博士对 CIA 的厌恶之情，态度格外讨好。当然，这应该只是职业面具罢了，但无论博士如何疾言厉色、如何蛮不讲理，他都丝毫不放在心上，只是好言相劝，活像在哄骗一个挂着鼻涕的小孩。有时他所表现出的从容态度，甚至教人分不清谁才是长者，这一点更令博士感到不快。总之，这里没一件事是让博士满意的。

“唉，该怎么说呢？现在一看……”艾克洛伊德博士一面输入“宿舍”区的人口闸门密码，一面以讥讽的口吻叹息，“我提早寄出孩子们的圣诞礼物，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孩子们？我记得您还是单身啊！”

“我说的当然是我的侄子和侄女。你不也是单身？”

“不，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呢！我没给您看过照片吗？就是我一直放在这里——啊，对了，私有物品全都保管在检查站里了。下次我再给您看吧！”

“免了，免了！”

“不必这么客气嘛！”

“谁跟你客气了？”

“照片上还有我老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儿，保证看了之后，您也会跟着幸福起来……”

“啰唆！”

CIA 的人可以娶妻生子吗？这句话险些脱口而出。但艾克洛伊德博士理智地忍住了。CIA 人员当然也是人，即使有家庭也丝毫不足为奇。虽然如此，自高中毕业舞会时的惨痛失恋经验以来，自己还从未有过任何罗曼史，但这小子……走进“宿舍”区的艾克洛伊德博士，愈发加深了对 CIA 的偏见与厌恶。

“宿舍”区正如其名，是供实验对象睡眠过夜的场所。而所谓的实验对象，自然是指接受“对换圆”——人格交换系统实验的人了。

艾克洛伊德博士现在的工作，便是反复进行人格交换实验并收集数据。这些实验对象究竟是何来历，平时艾克洛伊德博士尽量不

深入思索，然而据他听见的风声，似乎是些得了不治之症、来日无多的人。在对其亲属进行说明并取得同意后，他们被秘密地带来了此地。

之所以挑选来日无多的人来担任实验对象，自然是为了保守秘密，但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理由——计划小组至今仍不知如何控制“对换圆”的人格交换系统。

以刚才的白人 A 与黑人 B 为例，倘若他们两人之间的人格交换状态“成立”——亦即“肉体 A”（=精神 B）与“肉体 B”（=精神 A）的状态一旦被创造出来后，这两人便再也无法“定居”于自己原来的身体之中了。

话虽如此，却也不代表人格与身体的状态将就此“固定”下来。假如固定下来，纵然是种悲剧（有时是喜剧），也还算不幸中的大幸。

过了一阵子后，两人将会回到原先的“肉体 A”（=精神 A）与“肉体 B”（=精神 B）的正常状态中；然而他们曾一度分离的肉体与人格，却会被某种可称为“交换癖”的现象附身。换句话说，一度回到自己身体的两人，隔了一段时间后又再次交换人格，变成“肉体 A”（=精神 B）与“肉体 B”（=精神 A）的状态，然后过一阵子又会恢复原状，这样的交换戏码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

这个被艾克洛伊德博士等人取名为“化装舞会”的现象，将会持续至实验对象的其中一方死亡。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化装舞会”现象究竟隔多久发生一次，周期及规则如何，至今仍未明了。有时才过了一天便对换，有时却隔了半年，简直毫无规律可言。

人格交换一旦成立，这种无法预测何时会发生的“化装舞会”

现象将会一生跟随着实验对象。非但如此，当其中一位实验对象的肉体死亡时，一起“灭亡”的是当时进入该肉体的精神。

以刚才的例子来说明，假如死亡的肉体是 B，且当时进入肉体 B 的精神属于 B 本身，便不会有任何问题，肉体 B 将以人格 B 本人的身份死亡。当然，剩下的肉体 A 也能以人格 A 本人的身份度过余生。附带一提，人格交换一旦成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再度“定居”于自己的肉体之中。

反过来说，倘若肉体 B 死亡时的精神是人格 A，亦即人格 A 遭受池鱼之殃的情况下，留下来的人格 B 就得幽闭于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肉体 A 中，终老一生。由于这等穷途末路的事态的可预见性，实验对象尽量以来日无多之人为宜——这不但是为了美国政府，也是为了他们自己。

“艾克洛伊德博士。”

当博士与戴夫进入“宿舍”的监控室时，另一位同样身穿作业服的年轻女研究员回过头来说：“昨晚 J-4003 死亡，原因似乎是衰老。”

“宾荷斯特小姐！”艾克洛伊德博士气血上升，忍不住怒吼道，“死亡？衰老？我非常不愿意使用这种亵渎死者的说法，你该不会就是为了这种事，特地把正要打开烤箱的我从缅因州叫回来吧？还有，我应该说过很多次了，不要以档案编号来称呼实验对象，这样令人很不舒服！”

“对不起。”金吉尔·宾荷斯特一瞬间露出泫然欲泣的表情，却又立刻挺直了背，“J 区第四类实验对象齐斯·斯登·莫里森先生过世了。正确说来，是莫里森先生的肉体过世，享年八十九岁。”

“八十九岁？”博士愣了一下，“他岁数有那么大？”

“他的‘头脑’现在仍完好无损，因此数据采集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么，现在他那个完好无损的‘头脑’在哪儿？”

“同样在J区的一个第四类实验对象的身体内。附带说明，那是个十八岁的男孩。”

“那和肉体一起‘灭亡’的人格是谁的？”

“艾林·阿修纳先生的。”

“呃，那是……”

“附带说明，他的档案编号是J-4001。”

“谢谢你，宾荷斯特小姐。”

刚才还为了别人以档案编号称呼实验对象而勃然大怒的自己，竟然不听档案编号便想不起是哪个实验对象了，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艾克洛伊德博士压抑住自己强烈地想给一旁讪笑的戴夫的屁股一脚的渴望，喃喃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语，以分散自己的羞耻心。

“话说回来……从八十九岁变成了十八岁啊……”

“是啊，真令人担心。”

“担心什么？”

“呃，就是……”金吉尔不知何故，显得难以启齿。“这么一来，同一组里只剩下拥有十八岁少年肉体的莫里森先生；换句话说，莫里森先生将在这个身体里‘定居’，直到少年的肉体死亡为止——当然，那位十八岁少年也身染重病，时日无多了……”

“这样啊！”博士竟也忍不住粗鲁地咋舌了，“对了，还有个问题……”

“怎么了？”不明就里的戴夫以热情的态度交互打量着两位研究者，“有什么问题？”

“到目前为止，莫里森先生每次‘进入’那个少年的肉体，都乐不思蜀……”金吉尔一面观察艾克洛伊德博士的脸色，一面说明着，“因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回春’，能让他变得生龙活虎。假如只是这样倒还好，但他会偷偷溜出自己的寝室，追着‘宿舍’里的女性实验对象们跑……”

“啊哈！也就是说，想和她们上床？”

“是的。实际上，已经有好几人被‘上’了……”

“金吉尔！”博士忍不住直呼她的名字斥责道：“你的语感如何是你的事，但拜托你，在我面前少用那种直接的表达方式！”

“对、对不起，艾克洛伊德博士。”虽然慌忙失措，她仍一板一眼地改口说道，“也就是说，呃，有好几位女性实验对象被‘强制性交’了。这已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

“那些都无所谓。”博士叫道，双眼瞪着戴夫。戴夫正为了金吉尔那正经八百的委婉描述法而假装抹着眼角，虽然他根本没因过度发笑而流出眼泪来。“莫里森先生如愿以偿地‘固定性’回春这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不过，这和叫我回来究竟有何关系？总不会要我去握住他的手，向他道贺几句吧？”

“啊，不，不是的。”金吉尔似乎总算想起了正题，站起身来塞给博士一份档案，“请看这里……”

从她的身体上传来了一股便宜香皂的气味，一时间，艾克洛伊德博士再也听不见周围的声音。唉，天啊……博士再度沉浸于平时一再重复的感叹之中。

这个年纪的女孩，不和一般人一样洒香水、梳妆打扮，却窝在这种怪里怪气的地方做什么？听说金吉尔还只是个研究生，这样前途光明的女孩，究竟为什么要和这种古里古怪的计划扯上关系？反